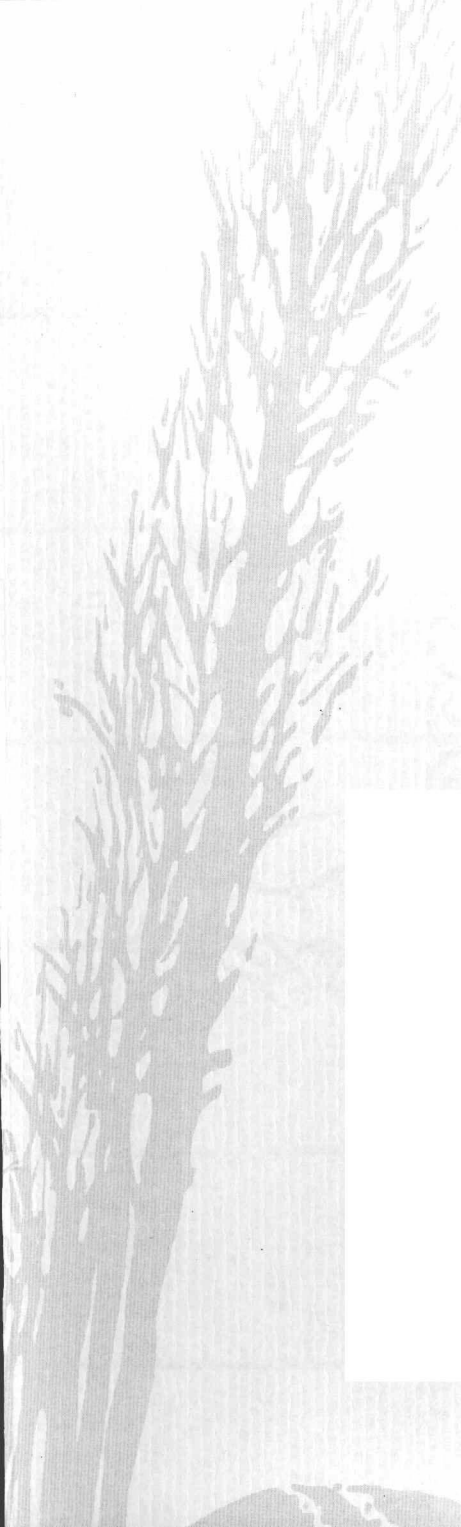


螺旋中的岁月

贾宝泉 /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I267
1187

螺旋中的岁月

贾宝泉 /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螺旋中的岁月/贾宝泉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0

ISBN 7-5434-4042-3

I.螺… II.贾…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186 号

书 名	螺旋中的岁月
作 者	贾宝泉
责任编辑	王 芳
封面设计	牛亚勋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183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042-3/I·545
定 价	12.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雨后，一位农人到田里去，他察看过墒情，然后用锄头在畦子上挖个浅坑，将三粒高粱籽以品字形种下。不久，小苗破土了，以品字形生长着。这位农人决定了它们的生存位置。看着它们，农人笑了。

后来，农人又种下甜瓜籽、辣椒籽和苦瓜籽。不久，它们也先后破土而出。结实后，它们分别报偿农人以甜、辣、苦味。

自然，个别果实也有串味的，同农人预想的不一样，比方甜瓜就不像以前甜了，但也能得到农人喜欢。

农人就这样默默耕耨着，一代又一代，没有休止。种粮、种菜，都是土里刨食，无非自己要活着，也不让妻儿饿着冻着。他们不把这些当本事。

一位散文家听到农人说种地的事，大加赞赏道：“跟散文创作一个道理啊！作家也要事先给所要表达的感触找到一个切当的生存位置，还要考虑作品的味道，读者的味觉……”

农人对他的话不置可否，只管淡淡地说：“种一辈子地也不是哪样作物都能种好，有一两样会做就算不白活着。天生百物，本来就是给众人备饭碗的。”

散文家又感动了，说道：“是啊，是啊，这就有小麦种植专家、玉米种植专家、白菜种植专家的分别了。”

农人继续自言自语道：“种地要懂土性，会看墒情，这才是顶顶重要的啊！”

一九九八年十月





目 录

青青河边草·····	(1)
生日·····	(6)
秋场·····	(14)
祖树赋·····	(26)
月轮高·····	(31)
落日篇·····	(35)
卖菜少年·····	(39)
螺旋中的岁月·····	(43)
平原风雪夜·····	(47)
故乡的小路·····	(52)
山桃红花满上头·····	(59)
柳兰·····	(66)
苇航·····	(69)
南园·····	(75)
童年, 乡亲在我心田种诗 ·····	(91)
在故乡寻找故乡·····	(94)

鹤舞水云	(99)
夜之晴窗	(106)
山径 · 心径	(112)
浪井听浪	(119)
湖口说湖	(124)
石头城下	(128)
雪落黄河	(133)
在河之洲	(136)
踏雪歌亭	(138)
夜半钟声	(141)
与树桩对话	(149)
珍贵的泥土	(154)
山下是水色	(160)
星河流经这里	(165)
二十三丝动紫皇	(169)
渡河	(172)
许愿	(176)
逝川吟	(182)
新洲吟	(190)
行吟篇	(195)
夜吟篇	(199)
寂寞峰顶上	(202)
镜花互照小札	(207)
陨石边,少女临风立	(214)
年年过年	(220)
宽容	(223)

放下	(227)
书城扫尘	(232)
哲人的天启	(237)
海棠依旧	(241)
秋鹤·秋词	(244)
倒生的树	(247)
树墩说	(250)
老人是活着的当代史	(253)
幸福是想去哪儿就能到哪儿	(257)
昼梦	(261)
时髦	(264)
乡音	(267)
听音乐家演奏《星河》	(268)
烤白薯气息	(270)
希望	(272)
惜花	(274)
饮酒铭	(276)
岁月河边	(277)
跋	(283)

青青河边草

一条小溪从滏阳河分支出来，快活地趔过几道弯，好像刚睡醒的孩子伸几下腿，又好像滑雪运动员快速绕过标记一样，趔过几个寨子就到了我那个小村子后面。溪水清澈，看得见底，如果朝溪面放个薄瓦片儿，只见它沉下水面，在水中一面绕圈子一面自己转着，跟树叶离开枝头朝地面下落的姿势一样，终于就同软泥贴在一起了，从此告别人世，即使地老天荒也再不浮升。

水总是与绿色结为芳邻。那条小溪也是如此。溪水灌溉庄稼，无意间也滋润野草，在溪水充足的地方，庄稼和野草都长得稠密、粗壮，而粗壮便有力量竞争。结果呢，野草同庄稼抢肥料，争光照，而庄稼往往争不过野草——家生的哪能打过野生的呢？当野草“疯”到一定份

儿上,农人就用镰刀收拾它们。在庄稼同野草竞争的当口儿,大概互相怨恨过,埋怨大地“既生瑜,何生亮?”但它们同是大地的儿女,大地母亲便只好一视同仁,照旧生庄稼也生野草,养活庄稼也养活野草,一个奶头给庄稼吃,一个奶头给野草吃。只是到了秋后,庄稼和野草都被农人割



倒,彼此便消除了怨恨,庄稼秸杆切碎了喂牛,野草晒干抱进厨房烧火做饭,都给农人指使着去了该去的地方。假如它们活着,还会思想,一定后悔当初不该相互怨恨的:“生命苦短,何必自寻烦恼?那一点水肥给谁用了还不一样?最终得利的还不是农人?”

溪水环抱着一片高地。高地浴八面来风,听四时鸟鸣,风水好,便给过世的祖先占用了。祖先们都是平原上长大的,一生又过得平平常常,过世后,子孙便把他们请上了高地——活着忙忙碌碌,不得清闲,身后也真该在风儿吹拂中听鸟儿歌唱的。再说,高地离村子只有一里路,一里路就是五百米吧,先人出生在热炕头,埋葬在高地上,一生虽说走了许多路,可都是像圆规那样画圈子,即使画到圆规秃顶、散架,不能使用,可半径还是那五百米长。他们身后终于登临高地,而居高临下时地平线便要往后撤,这就望见了远方的陌生人间,也算是开阔了眼

界吧。

每个坟头都长满青草。清明时节后辈人都要往坟头上铲几铲新土，表明后继有人、祖德绵延。年年复年年，青草和新土叠罗汉一样越积越高，高地上便矗立一座座不抵风雨的土塔，后来终于就坍塌了，后辈人再来培土，有时候也难免认错了坟头；年年复年年，当大家都认错坟头的时候，高地就是一种朝拜的象征。高地上任何一块土都不可侵犯，有了神圣的光。所有活着的人们终于不分亲疏，把高地看做公共的祖坟。

农人的想法是，入土为安。有的活着时潦倒一世，对身后之事却安排得周详，半点草率不得。成人甚或少年，大都知道身后埋骨何处，因为入土有规矩，按照辈分排，决不可错了位置，少年人也无非听长辈说过殡葬规矩，不奇怪。农人离现代气氛远，便离生命的本原近些，他们重视生育，重视婚嫁，敢对年轻女子说疯话，视男女间的私事为正常，不算秘密；也敢说死，有的年轻人骂老人道：“你不积德，等你死了，我朝你坟头撒尿。”这便是让老人最伤心也最无力防范的事。其实，敢说死，就看透了死，也便珍惜活，重死跟重生一个道理呢！那号提起死便吓得魂不附体或是气得火冒三丈的人，能活得潇洒轻松么？“死”还不早早压得他驼背？农人信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祖训，从乡村走出去的孩子，不管离家千里万里，到老是要归根的，“根”便是那片风水高地，高地是收容他流浪生涯的怀抱。有些夫妻活着如仇人一样打架，动手撕破对方面皮，身后睡进同一个土穴里，真的就相安无事了？

去年我回乡探亲，弟弟带我探视先人坟茔。坟茔四围以及顶上芳草萋萋，茂盛的青庄稼与年轻的杨柳林使那一片故土显得神秘、深远，溪流声脆亮叮咚，有若庙檐的风铃午夜间意味深长的清吟，笼罩在林木上空的白雾仿佛从庐山仙人洞飞来，挟着世外灵气，里头有一万个秘密待人破译。似乎，许多美丽而新奇的事物就要在旧土上崛起。弟弟又指着奶奶坟前一块空地说，哥，你将来安息在这里。那片空地上正长满野草，草间，有细碎的各色花朵绽开，清露正笼盖着花蕊，如同一粒粒琥珀。那滴滴清露是溪水蒸发为水汽，为云霓，遇冷后凝成的。可见，溪水也是有根的，上苍要它滋润这片土地它就尽心尽职，即使化烟化汽，一脉灵性也不风流云散，执拗地回到原先的旧河床来。人和万物都是有灵根灵性的啊！

从此，我便对野草生出了深厚的爱心。

有位先贤生前立下墓志铭说：“勿动我头上之草，否则我必报应。”他的要求不高，不过还是把身后事当真了。就算人不动你额上草，倘若大自然久旱不雨，溪水干枯，野草不生，你又报应谁呢？人跟草一样，有生有灭；人跟草又不一样，人看重身后事，草却不当回事，给人烧火做饭化烟化灰也无怨无悔。诗圣泰戈尔道：“为了果实的成熟，花瓣必须凋谢；为了新芽的绽生，果实必须坠落。”他把生命置于自然的规范之中，视生死如太阳晨起夕落一样自自然然，对一切不动声色却全然在掌握之内，甚至把生命的终结提升为给后来者腾位子的达观行为，这才算真圣哲。没有哪个大哲学家不是早早参透死尔后全力探究生的。最自由的人生不是放荡无羁，不是信马由

疆，而是在自己生命终点与新生命开端之间找到某种联系，并对自己心性中的不良部分进行本能的反抗。

绿色是生命的同义语。我希望我们共生的这个星球之上，绿色越来越迅猛地四下蔓延、覆盖。未来该是庄稼和野草都丰美的世界，倘若有办法只种小面积庄稼就能养活人，多长些野草有什么不好？从本原的意义上说，世上不存在绝对有益无害的庄稼，也不存在绝对有害无益的野草；进而言之，不生野草的地方也不生庄稼，而不生庄稼就没有人类。“野”生之物比驯良之物更充满活力，充满诱惑力，充满格外的芬芳。上苍为着化害为益才给了我们智慧的大脑啊！

令人感动的是，少年的我割了那么多野草，以致弱嫩的草用身子磨钝了锋利的镰刃，如今它们见到我，依旧青春女子一样朝我颌首浅笑，我是不能不感激它们的宽容了。我衷心祝愿野草们有一个丰盛的前程——我们中国有一片西部沙漠足够了；东方不需要沙漠。

生 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一大早起床以后，就到离家不远的河岸散步去了。

岸边宁馨而祥和。朝阳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到水面上，水面如魔术师一样幻出无数的日相；圆满而生动，柔和而润泽，飘忽在钓丝与荷叶间。一群白鸟欢笑着掠空而过，将水面点出一点两点微痕，便向高空飞去，水面的微痕便扩展、蔓延，犹如放大的白桦树的忧郁而孤独的眼睛。不待平复如初，白鸟又飞回，重新在水面点出微痕，水面上那只“忧郁而孤独的眼睛”就这样睁开、微闭，复又睁开……晨练的人们在河边舒展着四肢，眯起眼睛向着河水和日头感恩似的微笑。在河水与白鸟之间，在人与朝阳、河流之间，总仿佛有种难以述说的因果关系，



编织着审度着真实而又如梦的人生。

人间总是美好的,人与大自然的会心交流总是美好的,能够感受到生命的自由韵律总是美好的;其实呢,痛苦也是美好的,因为感觉到痛苦是因为我们拥有生命,具体来说,是拥有敏感的而不是麻木的生命。健康的身体只有经历苦难才不致变成易碎品,不致于变成奶油小生。

我为什么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情与不幸呢?为什么要哭要笑呢?为什么要爱要恨呢?为什么能够与我热爱的文学艺术荣辱与共呢?一言以蔽之,是我在人间有一席之地,是我拥有生命,而生命让我终于认识真实的自我和变动不居的人间。母亲二十八岁生我,二十七岁背上了我这个包袱。二十七岁的年轻女子还如花似锦,还会投到慈母怀中弄娇,还有闲心用双手食指扒拉下眼皮扮“老猫”吓人,笑起来依旧有银铃似的童声,走路偶尔还有弱柳扶风的娇娆,和流水之波一般的轻盈。但二十七岁的母亲不再轻盈,她要带着我行路,躺下休息却无法免除我这个重负。她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为两个人的生命承担责任。她再不敢蹦蹦跳跳,看见牛羊蹿来下意识地先用双手护住腹部。母亲的身体是我生命种子萌生的土地。年轻女子丰盈、饱满、容光照人,从生理上说,大抵为了孕育健壮的女儿吧?正如农夫播种之前定要灌溉施肥的。

我衷心感谢造物主安排我生在乡下。乡下孩子经常接触朝花晚霞,自小养成热爱大自然的天性,懂得万物来自大地,懂得泥土养人,从而自觉与树木、花草、高天、流云建立友伴关系,靠直觉就能破译流水和风的讯息。

乡下孩子分得清麦苗韭菜，还知道哪些野菜能吃，哪些野菜有毒，遇到荒年有能力寻找用来充饥的代食品，将自家生命护持到丰收年景。乡下孩子知道一年中有二十四个节气，自小就会背“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应时”、“立秋十八天寸草皆秀穗”……这些有用的民谚，看见过冬季播种的小麦七个月以后才能艰难地长成一个麦穗，而一只可爱的小狗才仅仅需要四个月的孕育时间，因而深知物无论大小皆来之不易，生命的基因里烙印下“珍惜”的字眼。他们更便于感觉到土地之上的更为深刻的东西，逐渐体悟到四时严整的节律以及由节律所体现的类似“宿命”的神性的庄严，他们比城市的孩子更简捷更早地接触到生命本身。他们以自然与星宿作为生命的宗教。农村夜晚没有霓虹灯，但大自然早早悬挂起星月的灯笼，每月一次的月圆对于乡下孩子都是隆重的节日。在仰望星空时，孩子们沉静于幻想之中，心灵在无垠的太空遨游，想像骑上彗星的背一个日夜便从银河入海口上溯到银河源头。他们逐渐养成内心与大自然融合一体的天性，将天空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神性的且如笛膜一样“风一吹即长吟”的艺术气质，正是在仰望星空时历练的。

我衷心感谢造物主安排我生在贫寒之家。农家孩子很小时就参与了物质生产劳动，知道一丝一缕来之不易。我不敢忘记，自己在六七岁时便种瓜点豆，小姐姐用锄头在新雨后的地上刨坑，我跟在她身后，将几粒西瓜子撒在里面，撒作梅花瓣状，几天后籽芽破土，其分布的位置正好与我撒种的情形相同，这便使我惊异万分，原